

建筑学经典丛书



建筑的复杂性 与矛盾性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美] 罗伯特·文丘里 著
周卜颐 译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罗伯特·文丘里 著
周卜颐 译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 (美) 罗伯特·文丘里著 ;
周卜颐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37-7173-1

I. ①建… II. ①罗… ②周… III. ①建筑学 IV.
① 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5537 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6-067 号

Copyrigh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1966, 1977, 2002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of texts © 2015 Tian jin Ifengspace Media Co.,Ltd.

Phoenix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著 者 [美] 罗伯特·文丘里
译 者 周卜颐
项目策划 凤凰空间 / 陈 景
责任编辑 刘屹立
特约编辑 陈 景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pspress.cn>
总 经 销 天津凤凰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销网址 <http://www.ifengspace.cn>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4 000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7-7173-1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销售部调换 (电话: 022-87893668)。

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

前 言

这本出色的研究著作是有关现代建筑理论背景的一系列应时论文的首册。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出版的其他建筑与设计类的书籍不同，这一系列著作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计划无关。它所阐明的概念过于复杂，很难用展览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作者也不代表单一的专业集团。

文丘里的这本书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格雷姆美术高等研究基金会共同出版。由于作者当初是在格雷姆美术高等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才得以写作的，因此本书作为该系列著作的首册出版是非常合适的。

文丘里的书像他的建筑一样，反对不少人认为已成体制或至少已经确立的意见。他以异常坦率的语言提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建筑师时常纠结于模棱两可、有时很令人讨厌的“事实”中，而文丘里却将这一混乱的局面作为建筑设计基础。这一与众不同的观点得到了耶鲁大学文森特·斯库利的大力支持，他在序言中把抽象地以先入之见看待建筑法则所受的挫折与文丘里对现实的喜欢——特别是对大多数建筑师设法压制或隐瞒的那些难以对付的事的喜欢——做了形象的对比。文丘里的建议很快就能得到检验：它们无须等待立法程序或技术验证。他设法取代的建筑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是否赞成他的结论，我们还是呼吁准予他一次申辩的机会。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主任

阿瑟·德雷克斯勒

(Arthur Drexler)

序言

这不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书，读懂它要有专业知识和细致的观察力，它不是为那些“一听到反对意见就瞪眼”的建筑师写的。事实上，本书的论述就像“拉窗帘”一样循序渐进，论点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出完整的论述。这个过程是崭新的——很难看清，也很难写清，只有新的东西才会如此“不雅致”和“不连贯”。

这是一本极具美术风格的著作，它严谨地采用了多元论和现象学的方法，使人联想起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年，美国小说家——译者注）艰苦开辟出的道路。然而，它可能是1923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所著《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一书以来有关建筑发展的最重要的著作。显然，初看起来，文丘里所处的地位似乎与柯布西耶的地位完全相反，一整段时期两者互为补充^①。这不是说在见解或成就方面，文丘里与柯布西耶相等——或必然如此。没有人能再次达到那种水平。柯布西耶的建筑经验本身确实与文丘里的思想形成没有太大关系。然而，文丘里的观点的确是对柯布西耶的观点的补充，柯布西耶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及自己的观点并于此后普遍影响了两代建筑师。柯布西耶的著作倡导建筑、单栋建筑物和整个城市建筑体系应体现纯粹主义。文丘里的著作接纳城市建筑领域中各方面的矛盾与复

^①这里，我没有忘记1950年布鲁诺·泽维（Bruno Zevi）所著《走向有机建筑》（*Towards an Organic Architecture*）一书，该书显然是对柯布西耶所著《走向新建筑》一书所做的回答。但是，谁都不认为它是后者的补充或比后者还先进，因为它不过是反对后者而赞成“有机”原理。这些原理除泽维本人外早为建筑师们提出，并早已度过它们的“活力顶峰期”。这在1914年前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作品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于同一时期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言语上最清楚的论述。

杂。这标志着重点的完全转移，并使现在声称追随柯布西耶的人感到沮丧，正像柯布西耶当时激怒了属于巴黎的布扎艺术（Beaux-Arts）派一样。因此，两书确实是相互补充的；在某个基本方面，两者几乎相同。两书的作者都是从过去的建筑中学到东西的建筑师。当代建筑师几乎做不到这一点，相反，他们都想躲在只能被称为“历史宣传”的各种体系中。然而，柯布西耶和文丘里的经验是第一手获得。因此，他俩都能不受固定思维模式和同时代人风尚的影响，并遵守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的训诫，暂时把“我们的时代及其青少年的怒火”撇在身后。

他俩从各不相同的事物中学到许多东西。柯布西耶的伟大“导师”是优美环境中亭亭玉立、阳光下金光灿烂的希腊神庙。在早期争论中，他就是那样要求他的建筑和他的城市的，他成熟的建筑本身越来越多地体现希腊神庙具有雕刻感的“英雄风格”。文丘里的早期灵感似乎来自希腊神庙历史原型的对立面，即不断适应室内外反要求并随着日常生活不断变化的意大利城市风貌：并非原来广阔景观中雕刻般的演员，而是复杂的空间容器以及街道和广场的划分体。这种“适应性”形成了文丘里的“普遍城市原理”。在这一点上，他又与柯布西耶有相似之处。就两人都是造诣颇深的视觉、造型艺术家而论，他们对单栋建筑的密切关注，表明了一种对城市形象性和象征性的新态度——并非许多规划师所做的方案性或二维空间的图解视图而是一整套坚实可靠的形象——全尺度的建筑形象。

此外，柯布西耶与文丘里两人塑造的形象在这方面是截然相反的。柯布西耶运用其多方面的才华，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法国哲学家——译者注）所倡导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做了总结（比文丘里在此所做的总结容易得多），总体上提出了一个清晰而全面的方案。相反，文丘里

的论述却更加“片段化”，似乎更加“妥协”，一步一步向前移动。他的结论之所以普遍全面，完全得益于“含蓄的表达”。然而，对我来说，他的倡议似乎是在承认复杂性和尊重实际存在的同时，为当代都市因更新而产生剧变的纯粹主义提出了最有必要的解救办法，这种产生剧变的纯粹主义已使当前不少城市濒临灾难的边缘，柯布西耶的设想在其中实现了极大的通俗化。它们是适用于所有人的“英雄般的梦想”——就好像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 (Achilles)，希腊神，出生后被他母亲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故有“阿基里斯之踵”的掌故，意思是像阿基里斯般壮健勇敢，唯一的致命弱点就是他的脚踵。——译者注] 想当皇帝一样。这就是有人认为文丘里坚决反对“英雄风格”且处处以含蓄而嘲弄的口吻强制般地证实他的倡议的原因。柯布西耶也运用讽刺语言，但他的讽刺像带钢牙的笑脸一样明显，而文丘里则无奈地耸耸肩然后继续前进。这是当今一代对经实践证明具有破坏性或夸张的铺张矫饰所做的回答。

像所有具有真知灼见的建筑师一样，文丘里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过去。例如，我曾一度专注于赖特前期板房风格 (Shingle Style) 的连续性问题，文丘里使我重新估计它们同样明显的对立面：那些建筑师本人必定早已沉迷其中的室内外复杂的“调节”问题。他甚至一再提到柯布西耶早期平面中的“妥协调节原理”。因此，所有具有真知灼见的建筑师起死回生是理所当然的。难怪柯布西耶和文丘里在对米开朗基罗作品宏伟的创作和复杂的造诣问题上意见非常一致。文丘里并不如柯布西耶那般注意有关米开朗基罗的理念在圣彼得教堂 (St. Peter's) 的设计上以到体现的看法。但与柯布西耶一样，他懂得，像老人友谊公寓 (Friends' Housing for the Aged) 的窗户布置那样，能以其他方面建造：悲痛而极不协调的后殿，临终文化阴沉悲壮乐章，正在冷却中的地球上人类的命运。

在那个意义上说，尽管文丘里自己嘲弄地否认，他仍是少数几个作品在风格上似乎接近弗兰克·弗内斯（Frank Furness）、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赖特（Wright）和路易斯·康（Louis Kahn）等具有悲剧性传统境界的美国建筑师之一。他之所以如此，说明生活于一地的数代人彼此之间是相互继承与发展的；这大都在费城得以实现：从弗内斯至年轻的沙利文，接着从威尔逊·艾尔（Wilson Eyre）至乔治·豪（George Howe）再至路易斯·康。康是文丘里最亲密的导师，也是众多美国年轻建筑师和教育家，如朱尔戈拉（Giurgola）、摩尔（Moore）、乌里兰（Vreeland）和米勒德（Millard）等的导师。在交流对话中荷兰的阿尔多·范艾克（Aldo van Eyck）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文丘里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康的一套“惯常”原理是所有这些建筑师的基本功，但文丘里避开了康在结构上先入为主的成见——赞成更灵活的功能引导方法〔与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的更为接近〕。文丘里的设计和他的著作不同，一经展开，毫无拘束，其敏捷流畅程度一如巴洛克建筑师，就好像绘制舞台布景一样奔放自如。（他的罗斯福纪念碑设计可能是最好的，而且肯定是最富创造性的方案，其庄严宏伟的格调，充分展现了他绘制舞台布景透视图的才能）在他身上没有康那种艰苦奋斗的痕迹，也没有结构与功能两个极端互争的极度痛苦。他完全自如地对待一切细节，这样就必然遭到充斥未来世界的技术均匀论者的反对。这里绝不是与柯布西耶甚至是密斯争吵，尽管后者的形式普遍整齐匀称。许多高质量的东西都能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中。这种多样性当然是现代人最有希望的前途所在。其性质的内在价值远比初级阶段所建议并为肤浅的设计人员抱住不放所做出的表面一致或同样任意的包装要宝贵得多。

从根本上说，文丘里的理论与设计是人文主义的，这是他的著作与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1914年所著奠基之作《人文主义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的相似之处。因此它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重

视人的活动和物质形式对人的精神的作用。在这方面，文丘里是具有伟大传统的意大利建筑师——他与这一传统的接触来自在普林斯顿大学有关艺术史的学习和在罗马美国学院作为研究员的经历。但是，他设计的老人友谊公寓说明他是思想与波普画家相仿的极少数的建筑师之一——并且可能是第一位阐述形式的用途与意义的建筑师。在过去数年内，他从波普画家的作品中学到不少东西——尽管本书的主要论点早在他接触这些作品的20世纪50年代末就定稿了。然而，他的“主要街道几乎什么都好”这一观点恰好来自这些作品，一如他生来就知道小房子的规模会发生变化和个别地聚焦大众文化的普通人工制品能找到未曾预料的生活一样。这里，柯布西耶“纯粹主义”中的“波普文化”与年轻的莱热所写诗歌中的“波普文化”一样（莱热，Alexis Saint-Léger，法国外交家及诗人，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不应被忘记，并由于规模激增和重点聚焦的教训再次被认识而具有全新的历史意义。人们再次感到像柯布西耶这样的画家和理论家定会充分理解文丘里把形象化文法与理性意图相结合的原因。

在这方面很有意义的是，文丘里的设想曾引起受学院派思想影响较深的包豪斯一代最心酸的愤恨——一方面完全无力反唇相讥，老处女般蔑视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却不了解任何其他文化，对纪念性规模束手无策，口头上支持技术，却带着极为刻板的纯粹派美学偏见。20世纪20年代包豪斯设计的大部分建筑和家具完全可以通过上述这些特征与当时柯布西耶的更为丰富而多样的形式区分开来。现代建筑在此似乎形成了两条脉络，一条是柯布西耶和文丘里面向更大范围、更人性化的建筑师道路，另一条是一般设计师的道路。

文丘里在俄亥俄州北坎顿市设计的市政厅说明他的建筑与沙利文后期的作品也有联系，故总体上，也与尚未发挥作用但影响力颇深的美国本土体验有所关联。这显然是文丘里对美国的最大成就，他再次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看到了美国事物的本质——小城镇与纽约市差不多——他从普通、凌乱、规模

化生产的社会组织中创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建筑；他创造了一种艺术。由此，他复兴了前布扎艺术、前国际风格时期的通俗传统以及逐一列举的方法论，从而完成了经过与康深思熟虑且过去重新衔接的工作。

难怪当前一批房产经营者没有一个能容忍文丘里。他们也来自农村，行事大胆随性，曾把鼻子贴在糖果店的窗户上，也曾大肆挥霍。因此他们总是买些建筑企业大军制作的现成旧货和花哨的次品。这些商人自命不凡地提供了一种极具欺骗性的简单以法则，即典型的时髦包装。对这些人来说，文丘里既太复杂又太平常。他们对待建筑形式就像对待社会事业一样，更喜欢掩盖现实中苛刻的方面。与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相反，文丘里是最不讲风格的建筑师。他总是开门见山，工作快捷，既不故弄玄虚，也不装腔作势。虽然他学过手法主义建筑，但他设计的房屋却惊人地直截了当，毫无扭捏之态。毕竟，一座安放在老人友谊公寓顶上尺度合适的电视天线既不好也不坏，但却是事实，确实充实了老年人的生活。无论文丘里在这里倡导怎样的价值观，只要有事实，他从不对我们说谎。用最直爽的话说，只有功能和功能引导出来的有力形式才使他感兴趣。不像这一代多不胜数的建筑师，他绝非一个赶时髦的人。

文丘里的建筑没有很快地获得大众接受，这并不奇怪。它们太过新颖，尽管努力“适应”复杂的现实，但对富裕的一代来说实在过于简单和谦逊。它们绝不无中生有，也不热衷于华而不实的姿态或迎合时髦，而是对任务和形象化条件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的产物，因而需要我们对思维模式做严格的调整，因此，当我们拭目以待想一睹这些极具象征性的形象时，才发现它们尚未形成体系。而本书会对其成型有所助力。本书在这方面是大有裨益的。我相信，在这个基础教科书短缺的时代，本书将得到重视——尽管本书不加掩饰地反对传统观点，并把眼光从香榭丽舍大道转向主要街道，难免挑起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根本对话，但它确实再次把我们与现代建筑的英雄一代联系在一起。

第二版按语

我们无法把形式与意义分开；二者之中，哪一个都不能独立存在。关于形式向观察者传递意义采用的主要方式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价：如19世纪形式通过“移情作用”传达意义；语言学家认为形式通过识别符号传达意义。两种方式都证明了在人脑活动过程中运行的相关媒介是记忆：“移情作用”和符号的识别都是学习学习过程的外化，即特有文化经验的结果。认识和获得外界现实意义的这两种模式是相辅相成的，都在塑造和洞察一切艺术作品时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的创造和体验像每一种艺术的创造和体验一样，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历史行为，它涉及建筑师与观察者通过自身与生活及事物的关系进行识别和想象的问题。所以，我们与艺术接触的力度和价值将取决于所学历史知识的质量。显然，这里应采用“知识”而不是“学问”这一字眼。

文丘里的两部主要著作完全是按照上述纲要撰写的。二者都是批判性的、历史的。本书是第一部，尽管它有意义地介绍了几种文字评论建筑著作的重要模式，但是它主要论述了形式的物质反应，基本上采用了移情的方法。第二部名为《向拉斯维加斯^①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与丹妮丝·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和史蒂文·艾泽努尔（Steven Izenour）合著]，主要论述人类艺术中符号的功能，所以基本上采用了语言学的方法。两部著作之间经常争论的是无懈可击的形象问题，为当代建筑师塑造了一种令人佩服的实践美学观。

我应邀作原序已是多年前的事了，至今仍倍感荣幸。现在觉得原序写得

^①拉斯维加斯（Las Vegas）系美国洛杉矶东北内华达州一新兴游乐城市，它以夜总会、赌场、旅游著称，城市内多为民间流行建筑。——译者注

及原书（由玛丽安·斯库利编审），但不谦虚地说其结论却极为正确。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有幸在原序中声称《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是“自1923年柯布西耶撰写《走向新建筑》一书以来有关建筑发展的最重要的著作”。时间证明没有比这一令人恼火的声明更中肯坦率的了。当时对此极感兴趣或极为不满的评论家如今似乎在花很大的精力引用文丘里的观点而不说明出处，或责备他做得还远远不够，有的还表明他们自己在很久以前就确实提出过。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当时这部卓越的著作适时出版。它为建筑师和评论家们提供了更实际有效的武器，使建筑对话的广度和关联形成日益扩大的局面，这大都是由它开创的。使人感到极为有趣的是全新且富有趣味的建筑是受其方法的启发而产生的，而文丘里-洛奇建筑事务所（Venturi and Rauch）的建筑也意外地没有保持其最彰显智力的焦点光环、原始的形式和卓著的地位。正如193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曾主办过一场由亨利·拉塞尔·希区柯克（Henry Russel Hitchcock）与约翰逊（Johnson）组织的“国际风格”展览一样；这一次，该博物馆支持本书的出版，再次做了一件大事。

文森特·斯库利

1977年4月

自序

本书是对建筑评论的一次尝试，也是一番辩解——间接地对本人作品的解释。因为我是一名职业建筑师，所以我对建筑的设想，必然是评论伴随着实践的副产品。正如 T. S. 艾略特（T. S. Eliot），^①所说：“极为重要的是……创造性的工作本身。可能，事实上，调整、结合、建造、删减、修改、试验等大部分劳动都既是批判的也是创新的。我认为即使是训练有素又有技巧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评论也极为重要，这是一种最高水平的评论……”¹再者，我是作为一名建筑师用评论来写作，而不是作为一名评论家选择建筑来写作。本书阐述了一套特定的观点，作为认识建筑的方法，我认为是合理有效的。

在同一篇文章中，艾略特论述了解解与比较这两种进行文学评论的工具。这些评论方法也能应用于建筑领域。建筑与任何其他方面的经验一样，是可以进行分解的，而比较可以使其更加生动。分解即把建筑分成部件，即使这与艺术的最终目标——综合——相反，它仍是我经常使用的一种技巧。尽管这种分解看来自相矛盾或招致许多现代建筑师的怀疑，但它却是所有创造活动中存在的过程，并且对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自觉必然是创新和评论的一部分。今天的建筑师受教育过多以至既不能成为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也不能完全天生成才，而建筑又如此复杂，不能以小心翼翼保持无知的方法去对待。

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设法不受习惯的引导而接受过去意识的引导——深思熟虑过的先例的引导。我选择的历史是与我关心的传统连续性有关的一部分。

^①艾略特（1888—1965年），出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及评论家，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当艾略特写到传统时，他的意见同样涉及建筑，尽管由于技术改革使建筑方法产生了更多显著的变化。艾略特说：“在英文著作中，我们很少提到传统……除非是在带有指责的字句中，这个词也许很少出现。或者，就是在涉及关于某些合意的考古重建项目批准时，含糊地表示满意……然而，如果广为流传的唯一形式，在于不费力气地盲目抄袭或因循固守前人成就，这种‘传统’必须坚决禁止……‘传统’有更广泛深刻的意义。它不是遗传、继承，要得到它必须付出许多劳动。首先，它包含历史意识，我们认为这是 25 岁以上仍要继续当诗人所不可缺少的；历史意识含有‘过去乃至过去的过去’概念；历史意识使人深入骨髓地写他自己的一代乃至整个欧洲文学……与时间同步存在并形成与时间同步的深刻感触。这一历史意识是一种永恒、暂时且集永恒与暂时于一体的意识，它使作者具有传统，同时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代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同时代性……任何哪位诗人或艺术家都没有他自己单独完满的意义。”² 我同意艾略特的意见并反对现代建筑师们的成见，如阿尔多·范艾克所说：“唠唠叨叨地反复讲我们时代不同的东西，以至到了使它们脱离‘什么是相同’与‘什么是基本一致’的地步。”³

下列风格反映了我对某些时代的偏爱：手法主义风格、巴洛克风格，尤其是洛可可风格。正像希区柯克所说：“经常存在一种重新考察过去作品的切实需要。大概建筑师都普遍对建筑历史感兴趣，但是关于历史的概况或时期，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最值得密切关注的显然随不断变化的情感而异”。⁴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坦率地写出了我在建筑中喜欢的东西：复杂性与矛盾性。从发现喜欢什么——极易吸引我们的东西，到学到许多真正需要的东西。康曾声称：“事物想变成怎样”，但这句话暗含它相反的含义：建筑师想把事物变成什么样？在这两者的对立与平衡之间，存在建筑师的许多决定。

比较的对象包括某些既不漂亮也不伟大的建筑。它们被抽象地从历史背景

中提取出来，因为我主要信赖特定建筑的固有特色而较少考虑风格观念。我是以建筑师而非学者的身份来写作的，我的历史观点是希区柯克所说：“诚然，一度几乎所有古建筑研究都是为了帮助有名无实重建工程——一种复兴主义的工具。现在不再是这样了，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已没有理由害怕会再度变成这样。20世纪初的建筑师与历史评论家，他们不只是为了当时的论战而从过去中寻找新鲜弹药，他们教我们认识所有建筑，就好像它们是不现实的、虚假的，虽然这种狭隘的眼光可能出于对过去大部分伟大建筑的复杂情感。当我们今天再次检查——或发现——早期建筑产生的这个或那问题，并无重复其形式的企图，只不过希望提供更多完全是当今产物的新情感。对纯粹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情况可能令人遗憾，因为高度主观的因素被引入他深信必须客观的研究中。然而，纯粹的历史学家最后通常会发现，他自己正朝着早已被更为敏感的风标决定了的方向迈进。”⁵

我没有刻意把建筑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我没有试图“一方面促进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促进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并使建筑成为一种更为人性化的社会艺术”。⁶我试图谈论建筑，但并非不得要领地谈论。约翰·萨默森（John Summerson）爵士说过，建筑师着迷的“不是建筑而是建筑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重要性”。⁷他指出，20世纪的建筑师用“有害的类比”取代了19世纪的“折中模仿”，并一直只关注与建筑物本身，而不是依托环境创建新的建筑。⁸其结果是图表式的设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筑师在发展整个环境中不断衰退的能力和日益增长的无能也许能够通过采用限制他所关注的方方面面并让他专注于他的本职工作的方法加以逆转。也许到了那时，关系与能力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我接受对我说来似乎是建筑固有局限的东西并试图倾全力解决其中困难的细节，而并非其中较易处理的抽象东西：“……因为艺术（如古人所说）属于实践，而并非纯理论

的智慧，在实际工作中是没有替代品的。”⁹

本书论述的是今天，以及与今天有关的昨天。它不准备耽于不切实际的空想，除非将来就在今天的现实之中。它不过是间接的论战。书中讲的一切都是当前的建筑，因此冲击了某些目标——一般指正统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局限性。更有甚者陈词滥调式的建筑师追求完整性、技术性或电子程序编制，并将其作为建筑的最终目标，如通俗化艺术“把我们紊乱的现实画成神仙故事”，¹⁰并压制艺术与实际生活中固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然而，我认为本书是对当前建筑的真实分析，而并非对谬误的讽刺与谩骂。

第二版按语

撰写本书是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作为一名执业建筑师对当时建筑理论及其教条方面的问题所做的反应。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同了，我认为本书今天可以作为建筑形式的一般理论书籍，还可以作为有关当时情况的特定资料以供阅读，因为它比专题更具历史性。为此，本书第二部分登载的我们事务所截至 1966 年的作品，在第二版中没有做更多的添加。

我现在宁愿当初书名按唐纳德·德鲁·埃格伯特（Donald Drew Egbert）的建议改成了“建筑形式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al Form）”。但是，20 世纪 60 年代初，形式在建筑思想王国中是国王，大多数建筑理论都毫无疑问地集中在形式方面。建筑师当时很少考虑建筑中的象征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社会问题才开始占支配地位。但事后我们才认识到，这本关于建筑形式的书却成了几年后《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一书聚焦于建筑中象征主义的补充。

为了弥补本书第一版致谢中的遗漏，我要在此感谢理查德·克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他与我们这些罗马美国学院的研究员分享有关罗马巴